

江仁山：
诚信立业、仁义处世的
药房老板江启鑫
文图

被送进城里，先是在一家商店当学徒，所谓学徒，实则是小佣人、小跑腿。尽管十分辛苦，他仍在劳累之余，起早贪黑读书、识字、练字，学记账，练算盘，平时注意观察老板如何做生意、待顾客，长进很快。学徒期满，老板念他为人诚实肯干、能吃苦，便留他帮工。当时照相业兴起，很赚钱，老板先是兼营照相，后来干脆把店委托给江仁山打理，自己一心经营照相业务。又过了几年，老板专营照相，



江仁山

把店盘给了江仁山，从此江仁山当上了“老板”。

清末民初，随着西医传入，安庆西药业开始起步。江仁山等几人看到了商机，便合伙开了大陆药房。生意渐好，家中也有了些积蓄，购买了安庆城小南门小关帝庙2号的一栋民宅自住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为躲避战乱，城里人纷纷“跑反”。江仁山带着全家老小八九口人躲进山里，开了一个小杂货店，卖起了油盐酱醋和日用小百货，以维持生计。在此期间他先后失去了两个幼小的儿子，生下的最小的女儿连名字都没取（大家只叫她“小毛娃”），就送给了一对无子女的夫妻。这家人也非常贫困，收养小女孩时取了个名字叫“来旺”，也许是希望她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兴旺。

江仁山还曾与焦俊贤等人在西门外开办“光明火柴厂”，安庆人用了本地生产的火柴。

江仁山曾当选为安庆市工商联西药业理事长，并代表安庆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西药业大会。

江仁山于一九五五年去世，享年六十岁。

诚信为业

清末民初，随着西医传入，安庆的西药业也应运而生。那时，安庆的中药业已具规模，中药店遍布各主要街道，全城多达三四十家，虽也有的店兼营点西药，但规模小，多是夫妻店。1920年代后期，胡继祥、江仁山、邓再宏合股开设了大陆药房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、规模较大的专营西药店。正当生意起步且渐有起色时，遭到兵变的叛军抢劫，和同城的许多商店一样损失巨大，但他们没有气馁，收拾好劫后烂摊子继续干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日军占领安庆前夕，人们为了保命纷纷歇业关

门。日军进城后抢光了药品，霸占了店铺，开起了资兴洋行。沦陷期间，药品又被列为军控物资严加管制，安庆的西药业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原先的经营者们有的改行从事他业，有的远走他乡，艰难度日。

抗战胜利后，原西药业内人士在兴奋之余想到了重振旧业。1945年，江仁山、汪旭东、郎克明、胡静波各持1000大洋在原址恢复了大陆药房，江仁山任经理，员工维持在七八人。公益、新华、新亚等药房也相继恢复或开业。

大陆药房位于号称“皖省商业第一街”的国货街中最繁华的地段，是小墨子巷口西侧的第三家门面，坐南朝北，与清节堂南大门相对，双铺面，二层楼，前后两进共八间，店面两侧圆弧形立柱上塑有“大陆大药房”五个立体大字，非常醒目。

大陆药房始终把“诚信为业”作为宗旨，严把进货、出售关。在经营者看来，药店虽也是商店，但又不同于其它行业的商店，除了要做到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外，更是人命关天，因此一定要保证药品质量且精准出售，为病人和家属释疑解忧、解除病痛。

为了保证进货质量，除了副经理汪旭东亲自掌管进货外，药店还常派人去上海与厂家或批发商直接沟通，到货后及时验收，各种药品到柜及时、品种齐全、货源充足，而且质量可靠、价格公道，因此声誉大振，不仅市民光顾，附近县乡的诊所也就近前来进药，生意越做越大。

为了方便顾客准确购药，有一段时间药房还专门聘请西医师坐堂看病，指导购药、用药，同时还开设夜间窗口（即在门上开一个小窗口），为夜间求药者提供方便。

药品和其它商品不一样，别的商品拿错了当场就能发现，事后也好退换，而药品却不行。尤其是当时不少药品是大包装拆零卖，一旦拆开更难分辨，为了防止差错，采取复验的方式，凡一人卖出的药必由另一人复查，无误后再向顾客交待用法用量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安庆关城一个月，城里的人出不去，城外的人进不来。商店纷纷关门，一派萧条，市内物资极其匮乏，有不良商家借此发横财，屯积或涨价，大陆药房却掩门（不敢大开），正常营业，倾其所有，不涨分文，坚决不赚黑心钱。对那些急需用药而又拿不出大洋只有“金圆券”的，明知收的是废纸也尽量满足顾客。解放军入城时，大陆药房鸣炮迎接，敞开大门营业。自此，从炮火中走过来的大陆药房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。

1950年代初，大陆药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投入到公私合营行动中。江仁山与全市工商界人士一道，手持写有标语的小旗，打着啪啪作响的竹片（一根长长的竹片，从中间片开，拿在手中上下抖动发出响声），在市内主要街道游行，向党和政府献忠心、表决心。

大陆药房存世虽只有十几年光景，可它对安庆西药业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较大的作用。从大陆药房走出来的人，有的另立门户开药房（如公益药房、新华药房、大公药房等），有的进了医院、诊所的药房。公私合营后这些人又成为国营医药

公司的骨干力量。

仁义处世

大陆药房店后有个小院，院里有一口井。院子很小，小得只容得下一个人和一担水桶。对着小墨子巷街的小院有个小门，同样只能容一个人挑水进出。周围的人靠这井水吃用，常常挤不下，发生争吵。一次江仁山发现竟有人在井旁洗涮，脏水随地泼，马上安排人买了把锁将门锁上，告示大家定时开放，只许打水回去，不许在井旁用水，并由专人监管。秩序好了，水也干净了。

江仁山的家附近有一对老妯娌住在破棚子里，江仁山就让她们搬进自家暂时空着的房子里住，分文不收。这两妯娌，老大家的男人已去世，有一儿一女，自称儿子十几岁就跑了，下落不明，解放后儿子回来探亲，才知道是跑去当解放军了；老二家男人无职业，身体不好，偶尔打点零工，靠媳妇给人做针线糊口。江仁山要求家里大人称呼她们大妈、二妈，小孩称呼她们大奶奶、二奶奶，一定要尊重人家。

“跑反”到山里期间，江仁山发现一些躲避战乱的孩子，包括当地的孩子，整天游荡嬉闹，他把这些孩子聚拢起来，教他们识字、写字、读书、背诗，办起了“识字班”，直至离开山里。

大陆药房有一名青年员工，二十岁左右，突发眼睛重影，在安庆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，家人万分焦急。作为经理，江仁山决定让他去上海治疗，并让常去上海的副经理做好安排。

一个冬天的傍晚，突然刮起大风下起了大雪，一个卖柴的人给江仁山家送来一担柴，家里人十分诧异，前些天才备下了许多柴，小院子已经堆满了，怎么又有人送来，便说“不要了”。可送柴人说是你们家老先生叫送来的，已经给过钱了。原来，江仁山在回家的路上发现这个人守在一担柴边，冷得搓手跳脚，焦虑的眼光望着路人不停地问“买柴吧，买柴吧？”，眼看天要黑了，路上行人越来越少，于是明知家里有许多柴还是按市价买下柴让他早点回家。

江仁山家有不少亲戚住在农村，进城办事都会到他家中落脚。亲戚家遇到困难，他都出手相助。亲戚家有孩子在城里读书的，周日常叫他们来改善伙食。有一位亲戚病重，是用竹床抬进城看病的，没有钱住院。江仁山就硬是在自己家里挤出了一个房间让病人住，每天端茶递水不说，还要不时增加点营养，住了一段时间病好了才离开。



江仁山，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出生于怀宁三义乡江家村（曾称渌水乡，今为安庆市白泽湖吴祥社区）的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。

江仁山的祖父自小苦读诗书，虽未得什么功名，但为人精明能干，于外地谋得一职养家糊口，在家乡盖了几间瓦房，置得几亩圩田，育有四子一女，虽不富裕，日子也过得殷实。

江仁山的父亲自幼在父母的管教下一心读书，想出人头地，不幸的是23岁时去世，从此家境渐衰。

江仁山从小识字读书，13岁时